

十 月 小 长 篇

女女过河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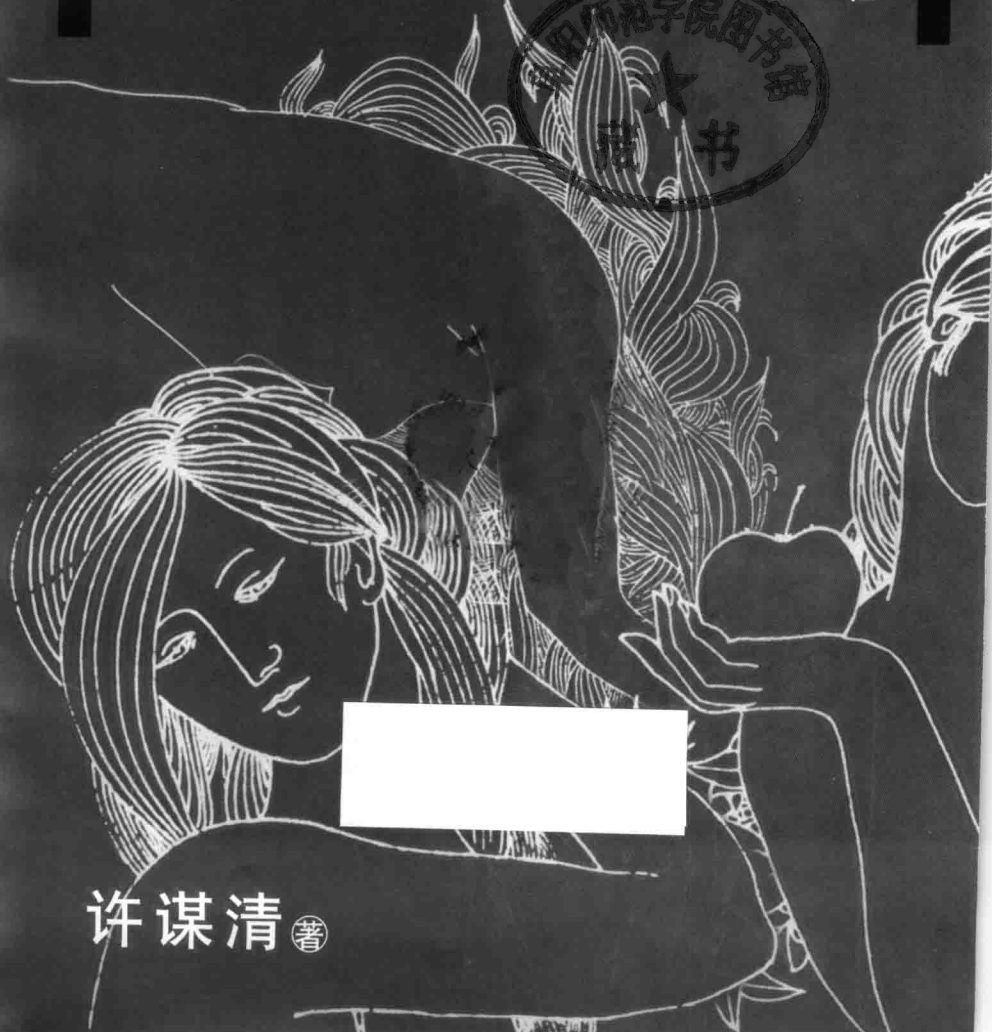


许谋清 著

十 月 小 长 篇

女女过河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许谋清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女过河/许谋清著. -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3

(十月小长篇)

ISBN 7-5302-0718-0

I. 女… II. 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8225 号

十月小长篇丛书

女女过河

NÜNÜGUOHE

许谋清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区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 开本 6 印张 138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5302-0718-0

I·701 定价:12.00 元



十月小长篇丛书

这是一部有关当代农村青年婚恋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围绕一桩子虚乌有的强奸案，将女主人公女女以及红圆、黑目眉三个女性与男性子平之间复杂的感情纠葛与曲折凄婉的婚恋故事浓缩在四天之内，在极短的时间内展示了生活长河斑斓繁复的景观。小说具有极为浓郁的闽南地域特色，语言质朴，心理刻画细腻入微，情节引人入胜。



作者简介:

许谋清，祖籍福建晋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在福建省晋江市挂职体验生活。主要作品有：《海土》（作家出版社）、《初恋没有故事》（海南出版社）、《世纪预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与历史结伴同行》（海峡文艺出版社）、《寻找大师》（东方出版中心）及电视连续剧《海有多宽》（中央电视台、福建电影制片厂、泉州电视台）等。部分作品获奖。



十月 小长篇丛书

第一辑

张庆国	玫瑰的翅膀
王 芫	你选择的生活
晓 航	穿过无尽的流水

第二辑

龙 冬	娇娘
瘦 谷	以梦为马
李惊涛	兄弟故事
老 虎	漂泊的屋顶

第三辑

残 雪	单身女人琐事纪实
王 斐	我爱北京天安门
窦红宇	一路花瓣
许谋清	女女过河

丛书策划

顾建平 程绍武

责任编辑◎王德领

责任印制◎吴凤兰

装帧设计◎唐卡工作室

乡村女工女女下了夜班，一个人独自回家……这就是这部生活故事的全部。

她是独自回家，可就一点点路，没几步就是家，全是乡里乡亲的，能出什么事呢？当然，不要把什么都想得那么好，可也别什么都想得那么坏……

乡里没有月娘的黑漆漆的时节，乡里人入门会踏死鸡母的暗暝。没规则地安了几盏灯，把夜黑捅了几个窟窿。城里的夜是透明的，让一排排灯火裁成一条条的，夹着一道道灯光指示的街道。乡村的灯是自家安的，与其说是照路，不如说只照自家的门口。乡村的夜黑这几年变得破碎了，夜黑不能像过去那样吞噬整个村子，但准确点儿说，应该是破而不碎。

在一片赤土埔上有一棵墨绿色的老榕树，榕树边上盖起了一幢白色的厂房，到半暝，免不了也是黑洞洞的，当然睁开几窗灯火，比原本乡里“四”字形的石头窗户大几倍，也亮几倍，成了乡里人暗暝时节新的路标。那日半暝两点，厂门开了，铺出一道橙色的灯光，一群女工瑟瑟缩缩，踏着那灯光走到微弱的星光中去了。那一日，那个半暝时节，女工女女下了夜班，走回家去。天天都这样，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可这回是她一个人独自回家……

头一日

1

四无人声，鸣虫也乏了。乡里黑一块亮一块地显得有些斑驳，凝固的斑驳。

女女一个人慌慌地往家里走，那时节天顶上有一簇灰蒙蒙的星星正照着她，但她一点儿也没觉察。前边是一扑一扑的黑影，她知道那是一堆堆砖头瓦块，一只篮筐，一捆柴草。前边几点贼亮贼亮的光，逼人的眼，却又闪烁闪烁的，她知道那不过是几块碎碗片的反光。知道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但她心里还是慌，止不住地心跳。她的脚上穿着旅游鞋，像猫的软蹄子似的，不出一点儿声音，这叫她想起她爹扔在碗橱底下的那双厚笃笃的大木屐来了。穿着那木屐暗时在乡里一走，一路呱呱地响。狗便全都从狗洞里钻出来，汪汪地叫。罩里的鸡鸭也翅膀撞着翅膀嘎嘎咯咯地一阵骚乱。于是这家那家的就有了些许人声，孩子的梦呓，大人的喝唬：猫叼走了，猫叼走了。走到哪达，乡里就一片熙攘，给暗时出门的人壮胆。这节却寂寂的，只有蟋蟀颤颤的胆怯的叫声，都躲到砖石的缝隙里去了。女女感到孤单。不过，一开始还仅仅是失群的孤单。

事后细细地想，女女这天夜里下了夜班从厂子里出来，走过曲曲弯弯的村巷，回到自己的家里。这在她的一生中，自然不过就一瞬间，可这一瞬间却包含了女女的全部的欢乐和不幸，她久久的企望和散不去的惆怅。

女女的脚下是一片赤土埔，一片临海的赤土埔，她就出生在这片赤土埔上的一个平平常常的乡里。用闽南话说，这达有着女

女的摇篮血迹（出生地）。从小闻土腥味儿，从小闻咸腥味儿。

这达的庄稼地稍稍扒开就露出底下的红胶泥，乡里人把它叫做地骨。有些地方索性就直接露着地骨，一大片一大片的，一气能红出好几里地，寸草不长。这达的天空常常是极蓝极蓝的，不带一丝儿云朵，久旱不雨，乡里人怨恨地说，都露天骨了。红色的地骨，蓝色的天骨，总是这样地骨冲着天骨。

这片土地从女女一落地，就标出了她的命运。天造地设地把人劈成两半拉，一半打捕，一半在户。早先都说打捕人才出门征战，似乎在户人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其实，这不知是哪辈人的事儿了。乡里人土里刨食，打捕、在户都须在田土上拖磨。在户仔生在乡里，自然没有秀嫩命。爹母早早地就叫搭一把手，去捡柴火，去拾猪粪，还得赤着脚，在这露着地骨的地上走，那上边有着一粒粒硌脚的粗沙子。风吹皱在户仔的脸，吹疼了在户仔的梦。要说在户人跟打捕人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在户人临出嫁时，可以在家里荫一荫，一个月、两个月不出门不晒日头，在家里荫白了，再由哪个命好的婶母用线给绞一绞脸，这就开脸要当新娘了。于是或坐花轿，或坐脚踏车，或在地上走，从一片赤土埔嫁到另一片赤土埔。不过十里八里，那达也一样，也露着天骨，也露着地骨。新娘当然是新娘，脸荫白了，又羞红了。但从爹母的身上，已经看清自己前边的路。借着过门，多向婆家要几套衣服，几块布料什么的，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很快就过去，又开始在另一片赤土埔上拖磨，扛着一个肚子，还在地头上一踉一踉地走。要是生一个打捕孩，马上会有一串鞭炮在门口爆响，还会由婆婆，或是自己的打捕人端来两个荷包蛋。生了孩子，肚子空了，这两个蛋就叫垫肚蛋。要是生的是在户仔，没有

鞭炮，蛋也迟迟端不进来，等端进来了，自己一看愧对公婆，把脸别开去，自己就觉得不敢吃。事后，自己还得把带血的衫裤塞在筐里，提到溪边去洗。这就是在户人，生活在这片火辣辣的赤土埔上的在户人，一代接着一代。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片赤土埔既靠山又临海，偏偏山也吃不得，海也吃不得。打捕人、在户人都痴痴地抱着田土不撒手。人是泥捏的，洗得再清气，一搓还是搓下泥呢！他们就那么齙着牙乐。

可到女女，这乡里一下子变了。从外边进来的毛线，在乡里加工，国际流行色，流进了乡里。棒针手织毛衣，先是分散在一家一户，末了，办了厂子，由手织又转为机织。爹母在生产队里拖磨，一日几个工分，合成一角几分钱。女女手巧，紧着一日能织一件毛衣，她一日挣一张黑牛（十元钱）。

她爹藤拍着自己的头壳乐，女女命好，等排上号要叫她到队里挣工分，就来了这毛线，她免了风吹日晒。手头有钱，要穿绫罗绸缎，要游苏杭二州，吃香的喝辣的。这就是命，人的命真是比不了。我们前些年真是苦透了，听北方人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咱连这话都不敢说，咱说天上不会掉狗屎，有狗屎能肥地就高兴得跌一跤。哎！

女女，当了女工的女女，命好的女女，穿着牛仔衫牛仔裙的女女，下了夜班，她这日暗时是一个人回去的。

这一日暗时，在女女回家去的那个时节，有一盏路灯坏掉了，乡里的巷子黑了一截。冷不防……就在那丛番仔花下边，女女被三个人轮奸了。

2

藤的女儿女女那日暗时下班回家去，一帮在户仔唧唧喳喳的，出了厂门，她们就都往北拐了，朝南拐的只有女女一个人。她们还问她，一个人怕不怕？她说，有什么好怕的？她一个人朝南走，拐了一个弯，路灯颤颤的，她的心突然咚咚地跳了起来。

原先她们是三个人一块儿朝南拐，还有牛蟀家的红圆，还有土枪家的黑目眉，现在只剩下女女一个人了。

女女总记着她们头一次进厂子澡堂的情景。厂子盖了澡堂，可以在里边洗澡，这对于生长在这个乡里的在户仔，是一件新鲜事，她们一个个欢头喜脸的。可进去后，所有的在户仔衣服都长在肉上脱不下来了。她们原先都以为是一个一个小间，进去一看，才发现就一个更衣室，得在一块儿换衫裤，进了澡堂，一人一个喷头，可无遮无拦的，得在一块儿洗。在户仔们扣子还没解开，一个个羞答答的抬不起头来了。

原先，打捕人热天的时节也要跳到什么潭里、井里的洗一洗，他们叫洗肉，一般打捕人都会洒水，洗肉就包含了洗澡和洒水。洒水也很简单，他们就会狗刨，还有他们会踩水，在井里洗肉狗刨洒不开，只能踩水，他们也不叫踩水，叫竖洒。打捕人不穿游泳裤，他们跑到芋头地里，把衫裤扒光了，用手捂着那地方，左右看看，没人，就跑出来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井呀、潭的就在路边，在户人从边上过，该过的还照过，都装作没看见。后生家也有冒坏的，故意喊一声什么，让在户人回过头来，而那坏种正好站在岸上，挺着那玩意儿。在户人呼一下红了脸，也就骂

一声夭寿的，就过去了，事后就当没发生过一样。有的在户人泼点儿，也就是笑骂着追打他们，揪着耳朵让他们求声饶。打捕人热天洗肉还有一招，拿只小桶，把深井里清凉清凉的水打上来，从头顶从肩背一直浇下去。冲一回还不够，一会儿还想冲。天太热了，有时把孩子也扒光了，也给他们拿凉水冲。这一切却仅仅属于打捕人。在户人，在户仔她们一般都不洗肉，她们怕人看，也都不会洒水。乡里人没有游泳衣，也没穿了衫裤下去洒水的。男女有别，在这片赤土埔上，洒水不洒水也是男女的一别。在户人不洗肉，当然也不是就叫它那么脏着，她们洗身躯就要隐蔽得多。打盆水，搯胳膊搯腿，这她们都敢洗。但就是把门关上了，她们仿佛也看到四处都是眼睛，衫裤还是脱不下来。她们只是把衫裤松一松，把毛巾洗干净拧干了，然后手上拿着湿毛巾伸到衫裤里边，在身躯上溜。在户人几乎就只有这么一种洗身子的方式。其实，说她们挺封建，那倒也未必，就是那些还没出嫁的在户仔照样敢把裤子一直卷到大腿根，露出白生生的大腿来。既然她们没有秀嫩命，从小就得在地里拖磨，一脚泥一脚水的，这都是逼出来的。至于嫁了人的，有了孩子的，她们比城里人还开放，当着不管什么人，从从容容地解开胸口的衣扣，把白嫩嫩丰满的奶子掏出来喂孩子。这也是拖磨命使然，从来没什么闺房绣阁的，得奶一大堆孩子，她们的奶子想藏也藏不住。于是只剩下身，这就成了绝对的禁忌。现在要叫她们一丝不挂地站在别的在户人面前，这真叫羞死人啦！由此，乡里的在户仔，她们的身躯绝对是一个秘密。

她们既然进了澡堂，倒也没有一个人退回去，于是你捅我一下，我捅你一下，笑得死去活来。

谁先带个头？

都是在户人，谁也唬不了谁。

这唬不是吓唬，是占便宜的意思。

红豆嫂子有两个孩子了，她不在乎就开始脱了，可脱到最后，也还得有所保留，一件背心，一件裤衩，自己紧紧地捂着，怕有人动手来碰她似的。

于是由一帮媳妇带头，一式的穿着背心裤衩进了澡堂，水声一响，腾起一股水雾，把那几个小媳妇都裹在一团朦胧里边去了。

那些在户仔还都没有动，缩到更衣室的墙角，站成一堆儿。

还不到十分钟，媳妇们就纷纷跑回更衣室。也许是让水气熏的，一个个脸庞都红扑扑的，头发也黑了，眼睛也亮了，显得比先前都好看。叫还待在更衣室里没有动弹的在户仔吃惊的是，进去时她们都穿着背心裤衩，可出来时，背心裤衩都湿乎乎的在身上，变成透明的直接贴在肉上，从热气腾腾的澡堂里出来的在户人，在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在户仔的眼睛的触摸中已经是一个一个的裸体，她们就以这样的姿态向新生活跨出了第一步。出来以后，她们也不把湿衣服换掉，就拿干毛巾吸上边的水，还潮乎乎的就用干净的衫裤把它们捂在里边，而后，她们一个个变得很高兴，她们在澡堂里洗澡了，她们毕竟渴望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她们又没丢了脸面，她们是穿着衣服进去的呀！

女女、红圆、黑目眉就是在这样的时节走进澡堂的，她们一边看到那帮在户仔们瑟瑟缩缩聚成一堆儿，一边看到那几个媳妇水淋淋地从洗澡间跑回更衣室。

红圆说，咱们脱。

女女和黑目眉向她点点头，也说，咱们脱。

她们开始脱衣服，应该说是同时开始，但准确地说，是女女和黑目眉样样都比红圆慢半拍。

这三位家住在乡里南边的女儿伴，就红圆见过大世面，她去过北京，在那达帮她叔叔看孩子，整整住了一年半。叔叔家洗澡也不方便，她婶婶就非带她上澡堂不可。头一回她也一样衫裤脱不下来，让婶子逼得没办法，才躲到一个屋角背着所有的人去脱衫裤。结果也和这些小媳妇似的，裤衩背心再也脱不下来，弄得婶婶哭笑不得，但那日倒是澡堂里的人都惊讶地看着她，羊群里出骆驼，整个澡堂里就她个别。

有个邻居阿姨，还过来拍拍她的肩膀，姑娘，别不好意思，这没什么，你看，大家都一样，那里边包着什么谁还不明白？

到下一回，她不用婶婶再说什么，就都脱了。结果她发现，各人洗各人的，在澡堂里就一个人的眼睛骨碌碌地乱转，那不是别人，是她红圆。少见多怪，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南方乡里的在户仔，在澡堂里好奇地盯着这些赤身裸体的城里人看。

红圆会形容，回来后，她给女女讲，有胖的呀，那肉就像凉粉，颤颤的。还有一位胖老太太胖得肚子上的肉都往下垂，要洗下边时，得把肚子上的肉撩起来。红圆和女女，两个人偷偷地说，偷偷地乐，一遍遍还说还说，还乐还乐。

当红圆从脚尖上抻下自己的内裤，而后无意中抬起头来，这时她看到所有躲在一角的在户仔眼睛全都聚光在她一个人身上。她用眼角的余光一扫，女女和黑目眉还正在犹犹豫豫地脱背心，就她红圆头一个在这个乡里，在这个澡堂里公开了她在户仔的全部秘密。而且出于在户仔的敏感，她发现她的这些同性的伙伴，

竟然全都盯着她的隐蔽处，弄得她慌忙用手捂住它，但这时，她看到女女和黑目眉先后脱掉最后一件内衣，她又把手放开了。现在是三个赤裸的在户仔，站在十几个尴尬的不肯脱衫裤的在户仔面前。

脱呀，脱呀！三个人在一起，她们都变得胆子大了。于是，那一团人被瓦解了。

由于红圆，由于女女和黑目眉，在户仔们就互相催促着，全都脱光，她们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再像刚才那些媳妇那样穿着背心裤衩。第一批大胆地进去洗的是那些小媳妇，她们脱得不彻底，但她们从里边出来时，却几乎是赤裸的了，缓冲了这帮别别扭扭的在户仔的畏惧心理。而第二批，一是有人领着，二是所有的人逼着，于是，她们全都互相壮胆光着身躯进了澡堂。她们这些乡里的在户仔要脱胎换骨了。

早先说，在户仔的奶子是金的，谁也没见过，谁也没动过。嫁了人就成了银的，她对一个人公开了秘密。而有了孩子以后，就成土的了，当众喂孩子奶它就任何神秘也没有了。而有了澡堂，这一坨坨黄金白银就首先对她们的同性伙伴消除了神秘。在户仔们发现，过去说一个人长得好看不好看，用闽南话说这在户水不水，就看她的脸蛋，过去当然也看身条，但在这里，她们才真真看出谁的身子最美，这里不但要看身条，还要看皮肤，还要看颜色。

有三个在户仔是这个乡里的水在户，红圆、黑目眉、女女。红圆在北京待过一年半，她们算过，一个人一辈子几十年，一年半就是几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她这一辈子几十天中就有一天在北京住着，这不是主要的，她从城里带来一种气质，她的言谈举

止，她的步态都和土里土气的乡里在户仔不一样，里边暗含着一种叫人羡慕不已的东西，高贵的东西。除了她本人长得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加上这一条，后生家们对她就有一种攀不上的感觉，她的心灵世界有一部分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未知数。黑目眉她爹是宰猪的，她母是乡里数得着的混人，可眉毛黑，她就继承了她爹母的优点，大眼睛又黑又亮，睫毛又长又黑，再加上两道浓浓的黑眉，她的脸白里透红，说话时眉眼一动，带着一股野味儿，能看得后生家们把魂都丢了。女女呢？风度不及红圆，眉眼儿不及黑目眉，而她却成了这里瞩目的皇后。假如这个乡里不盖这个澡堂，女女的美可能仅仅说身条不错，脸长得白，这样就把她忽视了。由于这个澡堂，她的美终于得到了充分展示。这个总是由衫裤裹住秘密的乡里的在户仔，现在活脱脱站在她们面前了。两个奶子高高的翘翘的，臀部撅撅的，显得有胸有臀，叫那些长得瘪瘪的在户仔们相形见绌。加上那高挺的脖颈，加上那两条匀称修长的腿。当然，这一切似乎又可以从平时所说的身条上看出来，但还有打捕人无法知道的，她的身子皮肤是那样细腻光洁，还有那透出血色的白嫩。就因为这澡堂，她显示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美，成了三个在户仔中的一个。她赶上了好时节，没有被埋没。

这发现叫女女心里暗暗高兴，这对乡里的后生家又增加了一种无以言传的吸引力。当然，这也招来了在户仔们的忌妒，女女不在意，有这忌妒她才有得显耀。

女女心里明白，三个在户仔，她、红圆、黑目眉都追后生家子平。后来，红圆出嫁了。后来，黑目眉也出嫁了。她们的婚姻都不尽美满，女女心里一次次不自在，她曾背着她们，在子平面